難解之結:從《大家一起照鏡子》 淺談政治社會化中的政黨與族群認同

莊旻達¹

摘要

政治社會化的過程,除了個人認知之外,亦深受從小到大所接觸的環境影響。本文冀由「政治社會化」的概念出發,去理解「政黨認同」與「族群認同」 之間相互的共變影響。以台灣社會爲研究主體,透過《大家一起照鏡子》²影音 文本的解讀,去了解、探索相關問題。

經由研究發現,政治社會化的學習歷程,個人可從家庭、學校、職場、同儕團體,以及傳播媒體,獲得對於政黨偏好與認同的訊息,逐漸形成政黨認同,其中尤以自身所隸屬的族群及家庭爲甚,並且伴隨著成長過程與歷次投票給同一政黨的政治經驗,增強這種政黨的心理認同。複以族群認同會影響個人的政黨認同,在政治社會化的大環境之下,亦會影響彼此之間的個人的價值選擇與歸屬,因此在移民社會中,個人的生活世界、成長背景不同、集體記憶不同,自然其政黨認同分疏有別。職是之故,政治社會中的公民宜以更開闊的胸襟相互理解與尊重。

關鍵字:政治社會化、政黨認同、族群認同

¹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清雲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²本文所引用文本:紀錄片《大家一起照鏡子》DVD,紀錄類觅送審,輝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片長約65分鐘。

壹、前言

公民,是政治社會中的主體。而最簡單去體現公民權利的方式,即行使選舉權,選出自己所欲支持的候選人或政黨。然而,在這樣的投票的同時,我們是否思考過,何種原因讓我去投票或形成這樣的政治意識形態,亦如「我爲何要支持這個候選人?」、「我爲何偏好這個政黨?」之問題。簡單來說,這就是政治社會化的過程,造就於除了自身的個人認知外,亦包含從小到大,家庭、學校、同儕團體或大眾媒體等之影響。

有鑑於此,本文希冀由「政治社會化」的概念出發,去理解「政黨認同」與 「族群認同」之問題。以台灣社會爲研究主體,透過《大家一起照鏡子》影音文 本的解讀,去了解、探索相關問題。相關問題意識如下:

首先,何謂政黨認同、族群認同與政治社會化,各有何意義。其次,在歷史 的背景來看,台灣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有何認同問題發生。最後,透過《大家一起 照鏡子》影音文本的分析,去探索家庭對於政治社會化之影響。

貳、政黨、族群認同與政治社會化

本章節主要對於政黨認同、族群認同與政治社會化進行了解,並透過整合兩 者與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來理解三者間的關係。分述如下:

一、政黨認同

「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是一項重要的心理成分,它是個人價值 觀念與信仰系統中關鍵的一環,具有長期穩定的性質;就整體效應而言,政黨認 同對於政黨體系的穩定與否影響甚鉅。這種對於特定政黨的歸屬感或者忠誠感, 被視爲是政治行爲者其自我認同在政治世界的一種延展與擴張;在產生團體認同 的心理過程中,個人會形成一種我群意識,該意識係以選民「自我歸類」

(self-classification)、「自我認同」(self-identity),或者「自我概念」(self-conception)的方式表達。必須強調的是,這種團體歸屬感並不僅存在於正式黨員,也不必然持續地反應在投票行爲(吳重禮、許文賓,2003:102)。一般說來,透過「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學習歷程,個人從家庭、學校、職場、同儕

團體,以及傳播媒體,獲得對於政黨偏好與認同的訊息,逐漸形成政黨認同,並 隨著成長過程與歷次傾向投票給同一政黨的政治經驗,增強這種政黨的心理認 同。

政黨認同通常是指一個人欽慕某一政黨的心情。而這樣的心情,通常是從幼童時期學自父母形成;成年後,又因爲所處的社區、社會階級、同事、朋友圈的影響,進一步加強而根深蒂固,此即爲政治社會化的過程。簡單來說,選民的政黨認同常和他們的家庭,配偶、鄰居或同事一致,他們也較少改變對政黨的立場,或倒戈改投另一政黨。但倘若一個人成年之後所經歷過的社區、社會階層、同事及朋友圈的性質不純,則認同易發生變化,此乃政治社會化過程之影響。

一般來講,年長選民愛慕政黨的心情較不易受選情的變動因素影響而改變。 年長選民較傾向於以政黨觀點(partisan perspective)解釋政治事務及政見,因此, 年長選民較易長時間維持對於政黨的忠誠。相反的,年輕選民,尤其是初次有選 舉權的青年,較容易受到當時政治事件的影響。是故,年輕選民的「政黨認同感」 較弱而變動不拘,也因此,年輕選民的投票行爲比較反覆無常。(葉明德,2006: 373)

大體上,政黨體系出現之初,選民各自選擇自己喜愛的政黨,彼此壁壘分明,爾後與時推移,至第二代人,因受其父母家庭社會化的影響還會有部分的「政黨認同」,及至第三代人或更年輕的人,他們已無法體會到早期政黨涇渭分明對立之勢,故很少有人再明白表是青睞任何一政黨。也就是說,越年輕的人,越有可能根據當時的意見氣氛投票,甚至嚮往新起的政黨。(葉明德,2006:374-375)

二、族群認同

其次,我們討論族群認同之課題,討論前我們必須去思考「民族(nation)」的問題。在民族之肇始,係指在不涉及幅員大小的情況下,誕生於相同地域的某個人群之團體。現今,民族乃指「認同」於某一國家的人群團體。因此,倘若當中的人們覺得其與彼此相較於和其他人擁有更多的共通之處,進而促使他們對於某個國家或是國家的某一部分秉持著最高的忠誠。以台灣來看「族群認同」這個名詞,係起源於文化、歷史、生活與環境因素所融合而成的歸屬感。並且與中國有著密切的關係,呈現多種面向。

由於世界並不是依據種族「整齊劃分」地方,也就是說族群團體會因爲戰爭、

經濟、歧視及個別理由而有所遷徙或被迫遷移。但民族情感的產生,事實上是因許多因素所造成,雖然並非每一個因素都會涉及民族意識塑造的過程。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共同的政治體系、領土、敵人、語言、歷史、人民、宗教、經濟及文化等。(王業立、郭應哲、林佳龍譯,2007:23-25)

基於上述之論述,我們來觀察台灣的族群認同歸屬。根據歷史因素使然,台灣之族群認同最主要可區分爲兩類:其一爲外省人(Mainlanders)(1945年後,以及內戰後隨國府遷台的軍人及民眾)與其二爲本省人(native Taiwanese)(曾受日本統治,及遷台200年以上的民眾)。成因在於二次大戰後與國民政府遷台後的國民黨政治菁英掌握台灣的政經主導權,這樣的發展也呈現在本省人對其在法統論述及政治結構優勢上的不滿。國民黨政府對於外省籍菁英的重視與維護,可從很多層面上看觀察,例如國民身分証之籍貫以及各地眷村的出現。亦誘發1980年代起包括黨外運動,及解嚴後的民進黨,逐漸根據其對國民黨的法統及國族論述、國家定位發起質疑與挑戰,並透過選舉擴大發言權與政治影響力。爾後,宣布解嚴與民主化,蔣氏父子逝世後上台的李登輝,被視爲真正的首位本土台籍總統,他透過各種策略及兩岸政治路線的嘗試,有效促成台灣本土意識的興起與更多論述建構。2000年後,陳水扁代表民進黨執政,其任內推動的族群多元化政策以及更廣泛的本土意識之政治操作、宣傳與論述建構,更進一步深化並擴大了台灣本土意識的形成與「台灣認同」概念的政治形塑。3

三、政治社會化

最後,我們反過來思考政治社會化之課題,作爲後續論述的核心。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乃是指「個人獲取政治定向(political orentations)以及行爲模式(patterns of behavior)的發展過程」(Easton & Dennis, 1969:7)。亦可定義爲「強調個人獨特成長」與「社會將它的政治文化從上一代傳遞到下一代的過程」兩種界說。「強調個人獨特成長」乃是說明政治社會化較爲寬廣的概念,其包括生命歷程各階段中的所有政治學習,不論正式或非正式的,計劃或非計劃的,都囊括在內。而「社會將它的政治文化從上一代傳遞到下一代的過程」的角度,乃在探討政治社會化是強調世代間政治價值的傳遞,在其中,國家的教育機

tta.//www.woon.com

http://www.waou.com.mo/detail.asp?id=37542

制也可扮演重要的角色。所謂的「教化」、「灌輸」、「文化傳承」以及「接受文化規範」等用語,實際上即在描述一個社會有系統地將一套規範、價值與行爲模式,傳遞給其新成員的過程。(陳義彥編,2007:358-359)

一般而言,政治社會化的研究,針對政治學習效果可分爲四種模型,終身持續模型(lifelong persistence model)、終身開放模型(lifelong openness model)、生命週期模型(life-cycle model)及世代模型(generational model)等四種不同的模型。(Jennings & Niemi, 1981: 19-47;陳義彥編,2007:361)首先,終身開放模型是指政治社會化效果相當持久,並且限制了個體日後改變的機會。其強調個人一但學習、獲取特定政治態度之後(政黨認同或統獨立場),該態度就會終身不變。其次,終身開放模型是認爲一個人的政治定向是一輩子都「可能改變」的,但「可能改變」並不代表一定會改變,即有可能隨著新資訊的吸收而即時調整。再次,生命週期模型是人民隨著自己的年齡增長,面對生命不同的階段時,如成家、立業、成爲人父人母等,而調整其政治態度。至於世代模型是指出生在同一時期的選民,受到相同歷史、政治與社會環境所影響,而在政治定向上與其他是帶出現顯著的不同。不過一般政治世代通常會以重大事件做爲切割點,如台灣的「二二八事件」、「解嚴」。(陳義彥編,2007:361-362)

而在個人政治學習的行爲規範中,除了其出身與成長的家庭之外,學校、同 儕團體、工作場所、大眾傳播媒體以及選舉或是重大政治事件⁴,對於個人的政 治學習,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呼應上述所謂之政治社會化影響政黨認同,即在 說明此。

以家庭來看,家庭不但是一個人出生與成長的場所,家庭也同時提供個人政治認同並代表了他所處的社會階層以及所在的社會經濟地位。而以其父母甚至是祖父母爲家長的家庭,更是一個人在成人之前甚至其後,居住與生活時間最長的處所。其對於個人政治定向與行爲模式的影響,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子女透過平常對父母的觀察與互動,而認知到父母對政治以及非政治事務的態度與看法。因此,父母在家庭社會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將與政治相關甚至直接相關的價值,透過日常生活的機會,以刻意或是非刻意的方式傳遞給其子女。當然,父母是否擁有固定的政黨認同,對其子女政黨認同的形成,也有其影響力。(陳義彥

⁴ 詳見陳義彥編(2007:362-366)。

編,2007:362-363)

而學校,除了可以透過正式的以及有計劃的課程設計之外,也透過學校的政治氣氛、課外活動、師生互動以及學生之互動,提供學生政治學習的機會,並將政治信念與價值傳遞給學生。此外,透過非正式的課程與課外活動,也會影響學生的政治學習。另外,同儕團體包括了同學、朋友、同事以及經常聚會見面的一些團體組織的成員,而同儕團體的社會階級,對於個人的政治學習,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以大眾傳播來看,過去有關大眾傳播媒體對於一個人政治態度影響的看法,相關的實證研究發現:大眾傳播媒體的效果,其實只是在「強化」一個人既有的政治立場。不過,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大眾傳播媒體是提供政治資訊的重要管道。

因此,針對本節所討論的「族群認同」、「政黨認同」與「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族群認同會影響個人的政黨認同,在政治社會化的大環境之下,亦會影響彼此之間的個人的價值選擇與歸屬。而其中家庭、同儕團體、工作場域、學校、大眾媒體等變項,皆爲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很重要的場域。

基於這樣的政治社會化過程的了解,以下針對台灣現行族群、政黨政治認同之歧異的政治社會化過程進行了解。

參、台灣政治社會化的過程:認同的歧異

台灣乃一個多元的族群社會,依據族群的分類來觀察,一般分爲原住民族、外省人、客家人、以及河洛人等四大族群。根據族群分布比例來看,以河洛人⁵最多(約70%),其次爲客家人(約15%),再次爲外省人(約13%),最後原住民族最少(不到2%)(詳見圖1)。此外,近年則有大量的「婚姻移民」(marriage migrant)及外籍新娘與移工的新移民現象,亦爲台灣的新興課題。大抵上來說,就政治層面而言,族群分歧大致聚焦在原住民族/漢人、客家人/河洛人、以及外省人/本省人等三個軸線。客家、河洛之間的互動最爲隱晦;本省、外省之軸最

-

⁵ 河洛人(亦稱福佬人),這是客家人所作的他稱,原本有輕蔑的意思,也就是「那些來自福建的 傢伙」;有人認爲正字爲「河洛人」,大有「來自黃河、洛水」的絃外之音,以提高自己爲純種漢 人的身價。中國國民黨移入台灣以來,未取得同意,逕自稱爲閩南人,特別是在公共領域,大致 是強調其先人來自中國福建省南部;問題是,來自閩南的人有可能是客家人,特別是漳州人士。 過去二十多年來,有人主張借音自稱爲「鶴佬人」;民進黨執政以後,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則 決議,在對於漢字沒有共識之前,暫時稱爲 Holo。(詳見施正鋒,2007:2)

具政治敏感;而漢人、原住民之軸則較爲一般人、政治人物所忽視。分別針對四 大族群簡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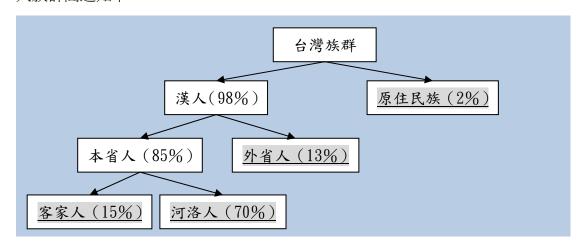


圖 1 台灣族群分布比例

圖表自繪,資料來源:(徐富珍、陳信木,2004)

一、河洛人

在台灣,河洛人爲最大族裔,現在亦稱爲「Hoklo」、「Holo」、「閩南族裔」、「福佬人」或「鶴佬人」等。河洛人是指母語爲河洛語的人,也涵蓋被河洛人漢化的平埔族群、漢化的越族、河洛化的客家族群,爲由中國東南沿海赴台之移民與當地平埔族或其他漢族所融合的後代。昔時移民來源爲中國福建漳州人和泉州人兩大支,次爲廣東潮汕移民之後,皆爲漢族與越族後胤。河洛人在移民台灣初期,泉州、漳州之間時傳分類械鬥,今皆自稱爲「本省人」、「台灣人」,不再區分泉漳。以語言來說,各地的河洛人都使用台灣河洛語,雖有口音之別,但都可以溝通;現有「台灣四大族群」住民中,自我族群認同爲河洛人者,據七成以上。

河洛人經常自稱是「台灣人(daiwanglang)」。然而,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台灣人」這個詞彙,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以及不同的情境脈絡下,其實有不一樣的意涵。根據研究,至少可以指出「台灣人」這個語彙的三種不同的指涉。第一種用法,指的即是河洛人這個族群。因爲認該族群大規模移民來台墾殖較早,自然有利於產生對這塊地的認同。在日治時期,台灣人也成爲河洛人的代稱。第二種用法,即是與「外省人」或「大陸人」對照使用,指的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native Taiwanese),即一般所謂的「本省人」。在這個定義下,台灣四大族群當中的客家人和原住民族,皆被包括在「台灣人」這個語彙裡。第三種用法,則是等同於「台

灣的住民」(resident Taiwanese),也就包括了所謂台灣四大族群當中的每一個族群。這個用法不僅是最廣義的,其實也是比較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的,同時也是大多數的台灣人民所認可接受的一種定義。

二、外省人

外省人,乃指 1945 年後來台的中國大陸其他省份人民的俗稱。尤其是 1949年後,因國共內戰失利而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人民爲最大的移民潮。在台灣,「外省人」一詞不僅帶有族群含義,一定程度上含有政治與意識型態的語意。早期來台的外省人人數相當多,其中有不少是逃難到台灣,或是韓戰時期選擇前往台灣的反共人士。

安頓這些外省人成爲早期遷台政府的重要課題,當時國民政府將台灣視爲反 攻大陸的復興基地,在對一般外省人安置問題上並沒有長期居住的打算,除了部 分政府官員住進了日本人留下的官吏別墅或公家高級住宅外,大多都是被集中臨 時安置居住,形成台灣特殊的「眷村」,然而眷村的安置是臨時行的安置,並不 是很嚴謹的規劃。1990年代以後政府多將眷村改建成新式國民住宅,進行都市更 新,時至今日眷村政策仍對現今社會有所影響。

三、客家人

客家,或稱客家人、客家民系,是一個具有漢族特徵的分支族群,也是漢族在世界上分布範圍廣闊、影響深遠的民系之一。唐末宋初,中原漢族居民再次大舉南遷,抵達粵贛閩三地交界處,與當地土著居民雜處,互通婚姻,經過千年演化最終形成相對穩定的客家人。此後,客家人又以梅州爲基地,大量外遷到華南各省乃至世界各地。客家四州爲梅州、贛州、汀州、惠州。「客家人」的「父系祖先」則大部分來自廣東一帶。「閩南與客家兩個族群的武裝對立,在早期移民歷史中經常出現,這種對立情況直至清光緒年間、十九世紀末,才逐漸消彌。在台灣,雖然兩個族裔之間仍然有一些不公開表示的互不信任與嫌隙,但在共同面對「外來政權」與「外來統治者」時,又常常和河洛人同時被當成無需區分的「台

[.]

⁶ 客家人在大陸原鄉,大多居住在丘陵地帶,由於地理因素及明、清政權交替之際的「海禁」政治因素,使得客家人遷移來台的時間較泉州、漳州族群移民慢。平原一帶肥沃的土地,已先被泉州、漳州籍移民開發,因此客族在台開墾的地區大多集中在南台灣的六堆地區、中台灣的東勢地區以及北台灣的桃、竹、苗地區。客家先民胼手胝足開墾建設,把荒漠變成良田,把原野變成村莊,爲後代子孫建設新家園。http://www.ktps.tp.edu.tw/hakka/report/re-2.htm#b4

灣人」。現今,針對客家族群以成立了行政院客家委員會⁷,社會上亦對於客家語言與文化尊嚴逐漸重視。

四、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是指漢人移居台灣前最早抵達台灣定居的族群、原住民。在語系上常被歸爲「南島語系」家族,和被歸類爲「漢藏語系」的大陸漢人,有很大的文化特質差異。在人數上是台灣的少數民族,在各種社會經濟指標上,也常常居於台灣的劣勢位置。造成台灣原住民經歷了各種不同殖民民族的經濟競爭和軍事衝突。亦加上,早年政府有意地針對原住民族進行語言上和文化上的同化政策,並持續地經由貿易、通婚等和原住民進一步接觸,導致很大幅度的語言消亡和族群認同的消失。然而,近年來,民族尊嚴的復興經由原住民表現在不同方面,包含成功併入原住民文化元素的商業性流行音樂。在原住民的原生部落則是努力進行發揚傳統文化的儀式和傳統語言。各個原住民部落則是致力發展觀光業,以達到原住民族的經濟自我維持。截至目前,對於台灣原住民族群的認可,主要是由中華民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制定認可規範並且執行,目前共有14個族別(詳見表1)。

表 1 台灣原住民族族別與人口數

族名	各原住民語	人口數	承認	附註
阿美族	Pangcah Amis	184,819	日本學者劃分之傳統9族	
排灣族	Paiwan	88,804	日本學者劃分之傳統 9 族	
泰雅族	Atayal Tayal	80,457	日本學者劃分之傳統 9 族	
布農族	Bunun	51,767	日本學者劃分之傳統9族	
魯凱族	Rukai	11,947	日本學者劃分之傳統 9 族	
卑南族	Puyuma	11,971	日本學者劃分之傳統9族	
鄒族	Tsou Cou	6,759	日本學者劃分之傳統 9 族	
賽夏族	Saysiyat Saysiat	5,962	日本學者劃分之傳統 9 族	
達悟族	Tao Yami	3,776	日本學者劃分之傳統 9 族	原稱雅美族
邵族	Thao	698	2001年	原本被認爲是爲鄒族 中的平地原住民
噶瑪蘭族	Kavalan	1,226	2002年	部分噶瑪蘭人被分類 爲阿美族
太魯閣族	Taroko Truku	26,063	2004年1月14日	原本被認爲是泰雅族 的亞族

⁷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http://www.hakka.gov.tw/mp.asp?mp=1

_

撒奇萊雅族	Sakizaya	478	2007年1月17日	在日治時代歸併爲阿 美族的一支人口爲向 內政部申報者
賽德克族	Seediq	6,737	2008年4月23日	原本被認爲是泰雅族 的亞族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http://www.apc.gov.tw/main/docDetail/detail_ethnic.jsp?cateID=A001917&linkSelf=94&linkRoot=8

大致來說,當前台灣社會的族群分類機制,依照係以「主觀認同」作爲分類基礎。,簡單的說,族群是依照父系來源而分爲「四大類別」。對於所謂的四大族群的分類,其中只有「原住民」族群界定,乃是依據客觀、法定的分類基礎——根據「原住民身份法」,所謂的「原住民身份」,必須依據戶籍登記,而身份取得的方式,則是透過婚生與收養(非婚生子女得透過認領取得身份)。相對而言,其他三個族群(河洛人、客家人、與外省人),則非法定界定的族群群體,只是社會定義的模糊群體概念。因此,這三個群體的界定,在客觀分類基礎上,經常出現爭議困擾。舉例言之,所謂「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分類,雖然經常係衡量移民入台時間,卻也面臨如何切割時間點問題。(徐富珍、陳信木,2004:3)

過去兩蔣時代,以黨國體制搭配著教育與政策的運用,將族群認同以一條鞭的模式建構成為中華民族之認同,並促使島內人民朝向集體式的認同發展。由於過去在戒嚴體制之下,島內發生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的壓抑,因此任何的議題聲音都被掩蓋過去。隨著時光推進,島內解除戒嚴逐步開放後,族群意識逐漸被挑起和強調(葛永光,1993:125)。以宏觀的角度而言,台灣族群認同的演變,大約在李登輝主政時期有明顯的分野與變化,李登輝以本土化作為主軸強調台灣人認同;再到陳水扁主政時期,以既有的基礎朝向去中國化發展推進,更進一步強調台灣人認同,促使此趨勢成為主流與達到強化。(陳韋樺,2010:117-118)

在1980年代進行以來,雖然台灣並未再出現類似二二八事件般的大規模社會衝突。然而,有識之士憂心如焚,唯恐族群之間的競爭會擴大爲族群暴力,進而危及我們自來對於追求民主所作的努力。(施正鋒,2007:2-3)而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省籍區分,原本只是台灣居民的祖先來台之先後差異而已,但由於歷史事件與政治上的種種因素所影響,一直都是政治分歧的焦點所在。隨著台灣解嚴以後

⁸族群身份的分類基礎(base of classification),可以是客觀的,也能是主觀的。客觀的基礎,經常可見者像是血源、血緣關係(例如,1/4 加上 1/2 等於 3/4 的血統)、生理特徵(如膚色、體格、基因等)、出生地、居住地、文化行爲、宗教、語言、姓氏等等。至於主觀的分類基礎,主要是

的民主化發展,以及冷戰結束後的國際情勢演變,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也從「漢 賊不兩立」的敵對上,轉變到海峽兩岸統一的「方式」、「時間進程」與「對等 性」的爭論上。台海兩岸關係的解凍,也帶動了民眾對台灣與大陸兩個社會的歧 異性與區隔上的認知,加上近年來台灣主體性的強調與政治本土化發展等影響, 台灣民眾也逐漸在自我認同上衍生出「我是什麼人」的認同問題。以屬地原則來 看,居住在台灣的居民,都是台灣人;然而就文化的淵源來說,無論台灣與大陸, 都是儒家文化底下的中國人。顯然地,台灣社會近十年來對於自我認同是什麼 人,有強調屬地原則或台灣生命共同體,也有重視中國文化的承傳與血脈的淵 源,更有兼顧兩者的重要性。這種對「我是什麼人」的自我認同,即是所謂的「族 群認同」。選民的族群認同分歧與省籍的差異之間,雖具有密切的關連性、但性 質上並不相同。進一步來看,省籍分歧是指客觀上的籍貫不同,而族群認同的分 歧則是指主觀心理上自認爲是台灣人或中國人的差異。在測量上,族群認同主要 是指受訪者對於台灣人、中國人或兩者都是(也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主觀上 自我認定。(徐火炎,2003:94-95)

傳統上,絕大多數的外省籍選民,都認同於國民黨,而支持以前「黨外」的與現在民進黨的選民,也絕大多數是本省籍的。這種省籍分歧而延伸到結合政黨與選舉訴求的政治分歧,至今不但依然存在,甚至在選舉競爭中一再地被激化,以作爲爭取選票的手段。因此,在分析政黨的選民時,自然不能遺漏省籍分歧與政黨支持或黨派投票的關係。

由於不同的族群定位更激發了島內對與統一與獨立的意見分歧,也使得國家認同問題更加地混亂。因台灣內部族群轉變的過程中,確立了族群身分的同時也影響了族群意識與政治態度和行爲(張茂桂等著,1993:41),這些都是顯而易見激發族群對立或者是統一與獨立意識形態的主要因素。並且,近年來族群議題或問題被炒作、操弄,得到激發與衝突對立的結果,猶如像這樣的問題,在選舉時更爲加劇。

認同之問題,已成爲多數且無法抵擋的主流意識情況下,須面對並妥善處理之課題。因爲實際上,台灣住民先後來到這塊寶島,對於過去的歷史記憶、背景、認知本來就有所差距這是不爭的事實,若強行運用民族主義建構任何一方,則損失了另一方,反而會激起辯證作用形成我者與他者的區別,造成社會不和諧形成族群間的衝突並阻礙了國家發展。對不同時期,都會有新住民移入,帶來不同的

文化風貌。倘若持續這樣爭鬥下去,只會將社會隔閡差距不斷擴大,形成壁壘分明的封閉社會。質是,我們宜因以開闊的胸襟接納朝向多元思考,對弱勢文化則要加以保存突顯其特色,並要保持理解、尊重等心態共同來面對此一課題。

以下透過影片《大家一起照鏡子》之內容,作爲台灣政治社會化的家庭個案, 簡單檢視族群認同與政黨認同之課題。

肆、從《大家一起照鏡子》談政治社會化

影片《大家一起照鏡子》⁹,主旨乃是希望從導演本身的政治傾向出發,探索自身家庭政治傾向的來源;主要問題意識主要緊扣在兩個議題,其一爲「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是否可能因爲真時看到自己與聽到對方完整的看法,而開始與對方對話,而且透過不斷的對話,進而發現其實自己與對方是可以溝通的。」其二爲「讓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看到對方與自己不同的理由與形成過程,是否對消除對立有幫助?在政治討論上的人,看到對方與自己不同的理由與形成過程,是否對消除對立有幫助,在政治討論上是否能讓理智性的認知大過於情感性的爭執,進而產生有效的溝通。」(傅榆,2007:2-3)

簡單來說,紀錄片導演以自身爲一個媒介,透過自身與自己家庭及與政治傾向對立的家庭之間的對話與討論,勾勒出一部分台灣選民的生態。主要是希望讓政治話題在台灣是可以被理性討論的,而非流於口水戰或害怕傷和氣就隱藏自己的政治傾向,也希望能讓選民們能正視自己的政治傾向,看透政治傾向的來源,進而對政治這個議題作多一點的思考,而不是迷迷糊糊的只是在選前被治政人物所操弄。(傅榆,2007:1)

以導演家庭背景來看,導演認爲其雙親:

「由於對於台灣的記憶斷層,認定國民黨是個很好的執政黨,它們對 於國民黨的印象,可能比一般泛藍選民還更好,因此,他們或許很難 理解,為何有人想要推翻它。相對於曾家,民進黨成立後可能是新的 選項,但對他爸媽來說應該完全不是(傅瑜,2010:0:18:26-0:18:52)」

⁹影片:《大家一起照鏡子》,導演:傅榆,發行公司/日期:台聖/2010 年 05 月 14 日。

針對兩造家庭雙親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來看,因爲不同的生長背景與際遇,導 致對於政治上的認同有所差異,這似乎也是可以理解。亦因這樣的政治社會化過 程使然,對於政黨認同的觀點,也產生差異。並且要溝通,似乎也有困難。

其次,針對認同上之溝通與磨合:

「……我們兩家生長背景差異之大,雙方在第一次看影片就察覺出來了。並且曾經試圖去體諒對方,但是結果……(傳瑜,2010:0:22:32)」「不過,經歷這兩件事我才開始理解,原來跟不同立場的人討論政治是一件這麼不容易的事情(傳瑜,2010:0:33:25)」

而產生這樣的原因,可能肇因於上一代所遭遇的情事所致,親自所體會亦爲重要的政治認同歸屬,而導致政治的意識形態形成。而這樣親身經歷的感觸,也可能因我沒有感受到而忽略,猶如影片中導演的母親,針對曾家的說法而有「我不想聽這種二手的」、「我沒有親身經歷我可以不要聽啊」、「因爲從他們那邊所得到的資訊並不是最準確的,因爲它加了很多主觀的東西你懂嗎」(傅瑜,2004:0:29:43)因此,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個人的主觀認同也有很大的影響力存在,而這種「親身經歷」的過程,也是形塑個人再經由家庭之外,改變或加深個人政治意識形態很重要的因素。

影片中,導演也陳述自身的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的個人觀點(傅瑜,2010:0:31:17):

「關於我自己對政治的記憶,就要從兩個事件說起了…從小到大,我都很少跟家人以外的人聊政治,在家我爸總是看到電視上的阿扁,就罵他。」曾經在導演大二時,對其最好的同儕好友脫口而出:「都不會做事,只會在那邊亂講話喇!」同學回她:「你怎麼可以說他沒做事,他做了多少事你知道嗎!」在當下,即被同學各自帶開。

在此,即可看出家庭對於政治社會化的影響,在從小耳濡目染之下,會影響個人的政治意識形態。但是,有趣的事,在導演以自觀點拍攝這部影片的同時, 其似乎以政治社會化第二代的身分,在經歷學校教育、同儕團體、大眾傳播媒體 等媒介的洗禮後,衍伸出較客觀的政治思維,能夠以較爲理性的觀點,去分辨政 黨政治。

以大眾傳播媒體來看,在曾家,曾父的習慣就是看報紙,亦有剪報的習慣。 導演家庭,也會選擇具有政黨色彩偏屬的政論性節目。如此看來,報紙、傳媒對 於政治社會化亦有影響,對於不同政黨色彩的群眾,也會去選擇自己較屬意、自 身較爲接受的內容。

另外,族群的問題似乎也被討論到,「本省人」、「外省人」、「統獨議題」,這些似是而非的敏感話題,也像個不解之結,影響著台灣內部分化的情緒,但陳如導演所謂,如果我們不是試著開始談清楚,好像有更多該看到的政治問題,就永遠被蒙蔽了。

五、結論

基於本文之了解,本文認爲透過政治社會化的學習歷程,個人從家庭、學校、職場、同儕團體,以及傳播媒體,獲得對於政黨偏好與認同的訊息,可逐漸形成政黨認同,並隨著成長過程與歷次傾向投票給同一政黨的政治經驗,增強這種政黨的心理認同。加上,族群認同會影響個人的政黨認同,在政治社會化的大環境之下,亦會影響彼此之間的個人的價值選擇與歸屬。

台灣社會現存原住民族、外省人、客家人、以及河洛人等四大族群,不同的族群定位更激發了島內對與統一與獨立的意見分歧,也使得國家認同問題更加地混亂。這樣內部族群轉變的過程,確立了族群身分的同時也影響了族群意識與政治態度和行爲。近年來族群議題或問題被炒作、操弄,得到激發與衝突對立的結果,猶如像這樣的問題,在選舉時更爲加劇。另一方面,影片《大家一起照鏡子》印證了政黨認同、族群認同與政治社會化三者之的關係。

簡言之,認同之問題,須面對並妥善處理。面對不同時期,都會有新住民移入,帶來不同的文化風貌。質是,我們因以開闊的胸襟接納,並對弱勢文化加以保存突顯其特色,透過理解、尊重的心態共同來面對此一課題。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 王業立、郭應哲、林佳龍譯(2007), Herbert M. Levine 著,《政治學:議題與爭辯》(Political Issues Debated: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 台北縣:韋柏文化。
- 吳重禮、許文賓(2003),〈誰是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以二00一年台灣地 區選民政黨認同的決定因素爲例〉,《政治科學論叢》,第18期,頁101-140。
- 施正鋒(2007)、〈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族群政治〉、《台灣民主季刊》,第四卷, 第四期,頁 1-26。
- 徐火炎(2003)、〈台灣政黨版圖的重劃: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民基」比較〉、《東吳政治學報》,第十四期,頁83-134。
- 徐富珍、陳信木(2004)、〈蕃薯+芋頭=台灣土豆?——台灣當前族群認同狀況 比較分析〉,台灣人口學會2004年年會暨「人口、家庭與國民健康政策回 顧與展望」研討會,頁1-16。資料來源:

http://homepage.ntu.edu.tw/~psc/C2004paper/6-3.pdf

張茂桂等著(1993)、《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陳韋樺(2010),《台灣地區「國家認同」之研究(1949~2009)》,佛光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

陳義彥編(2007)、《政治學》、台北市:五南。

傳輸(2007),《紀錄片做爲研究方法:以"大家一起照鏡子"爲例》,國立台南 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葉明德(2006),《政治學》,台北市:五南。

葛永光(1993),《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台 北:正中。

二、外文文獻

Easton, D and J. Dennis.(1969). 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rigins of Politics

Legitimacy. NY: Mcgraw-Hill.

三、影音(網路)資料

傅榆(2010),《大家一起照鏡子》,發行公司/日期:台聖2010年05月14日。

http://www.ktps.tp.edu.tw/hakka/report/re-2.htm#b4

http://www.waou.com.mo/detail.asp?id=37542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http://www.hakka.gov.tw/mp.asp?mp=1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http://www.apc.gov.tw/main/docDetail/detail_ethnic.jsp?cateID=A001917&linkSelf=94&li

nkRoot=8